神道碑銘

陶谷集

六

へ16
2394
6

2394
16-6

陶谷集卷之十一目錄

神道碑銘
平安觀察使任公神道碑銘
刑曹判書張公神道碑銘
贈吏曹判書黃公神道碑銘
贈吏曹參判趙公神道碑銘
海嵩尉尹公神道碑銘
贈左贊成獨石黃公神道碑銘
黃海觀察使沈公神道碑銘
刑曹判書趙公神道碑銘

刑曹判書尹公神道碑銘

神道碑銘

平安道觀察使任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義伯字季方豐川人豐川之任爲世望族在勝國諱涀諱子松諱德儒三世大顯入我朝諱球又顯五世而至諱說判尹生諱榮老宗簿正正生諱堯左承旨公曾祖祖考考也俱以詞科進妣曰草溪鄭氏贈領議政惟誠女公早孤從內舅守夢公學已又束脩沙溪金先生門與門下尤菴同春諸賢相觀而善益有聲二十六升上舍丙子虜大入人皆以江

都爲歸獨策其必敗挈家避之湖西得俱全難已授
濟用忝奉稍遷至戶部郎出守通川郡閔俗椎髽以
文彬彬可觀已丑除淳昌郡守不赴擢文科爲直講
孝廟卽阼首拜正言論竆倖相金自點又論柳碩
沈洛嚴昌者沈大孚罪遷掌令獻納益言事不諱間
爲弼善復入臺請誅曾爲廢　母論而網漏者又請
勘律犯法　王子　上嚴責抗辨不少屈公之直聲
彌彰而天意久而不解武人邊士紀爲水原府使陰
結自點情迹兇秘爲監司欵罷李相時白請罷監司
而存士紀公與憲長洪公茂績繳爭至引歐陽脩論

狄青事語觸相臣特遞頃之關西以安州洞敝聞極
擇判官遂以授公已　上追怒王子事削公職民立
碑以表去思又出爲榮川郡守是冬自點與士紀謀
逆事發並轘之市　上乃下教褒先見擢洪公長起
部而以亞諫召公涖郡財十三日榮士數百上書請
留報聞時諫院論延城君李時昉扶護自點請竆公
謂此家素名忠謹不當過疑寢其啓時昉李相弟也
人服其秉心之公拜司藝輔德執義會有倭梗以公
爲東萊府使公至劃定禁制著爲永式與倭約此公
事耳但可論其可否不可暴怒失敬倭諾許廼壹裁

以法倭畏讋不敢動還有公格特命除豁拜承旨仍
詢邊事公口對詳晳復書進八條便宜皆鑿鑿中窾
　上嘉納鄭公維城又力贊有難之者半用半不用
出黃海監司陛辭陳飭海防修城池等事蓋強隣在
近憂在桑土而　上方有大志甚傾聽幾於前席日
旰乃罷公遂洞究一路利害以進蘇民軋敵箄亡遺
策在西僅踰歲積弊如洗治理流聞移按關西會有
推刷役仍任次年始納節　上問海西弊公曰尤爲
民害者　上立從之不問有司重公如此虜使以查
事至特除公刑曹參議公揣彼情獨異人或不甚信

已而果然　上屢視公色獎之萊倭有違言朝廷思
公前事拜慶尚監司以鎮之公方便善調卒以無事
嶺南劇如貝魏公刃游恢恢論者以爲前此撥煩手
數金時讓具鳳瑞二公而公固勝之云天旱朝訪民
隱公上二十二弊次第釐革民皆鼓舞還拜戶兵曹
參議同春長本兵薦公儒將擢拜北兵使未赴疾欲
兵曹啓遞　上大驚遣醫饋藥數問差劇一時稱爲
異數　顯宗初元拜水原府使亡何擢拜關西伯益
加意振刷以俗悍難化用孔明治蜀法京師饑有泛
舟之役海路窎險公用計利涉人比劉晏輦運先是

西民有犯虜境者朝廷輒執以告公謂彼必籍是脅
喝非計也及是果因邊卒微事持府官查胡壓竟禍
將不測人追記公言本營素饒金帛守者乾沒多虛
簿公按閱責徵庫藏充溢屢應虜索而不告置入爲
左尹轉都承旨被不悅者論遞公亡幾微歸卧楊根
江上除官輒辭以往役黽勉使燕還拜右尹刑曹參
判又辭再出按嶺南公既熟知本道事情措處通變
自合機宜乙巳 上奉 東朝幸温陽湯泉方伯必
須其人遂有湖西之命自南還未數月矣公殫心經
畫供億亡闕而一弊不及民民不知 車駕近臨也
上嘉之特加一階臺官請收至謂多取民怨 上
終不聽後同春爲文序行幸事極贊公得人和前誣
自白丁未拜工曹參判兼副捻管方將還尋初服疾
作以閏四月五日卒享年六十三賜祭賻如儀葬德
山伽倻洞後用形家言改葬報恩俗離山南萬世洞
以貞夫人商山金氏祔夫人觀察使尚女德備三從
恩洽諸親先公九年而卒生四男二女男座尚衣正
堈左參贊陞學生董進士女適縣監姜璡士人尹趾
祥曰調元曰僉正昌元縣令崇元監役行元曰士元
曰慶元四房出而調元生府使遭邈昌元生遜生員

邃行元生邁邁士元生進士選判官適逸生員迴慶
元生生員遠遭男允周邊男顯周選男贊周冕周健
周適男生員命周生員聖周敬周逸男相周昌周其
女適人者繁不能錄而故相國李公畬實公長子之
女壻也內外孫曾玄二慮一百三十餘人公卒五十
三年用叅贊推恩贈吏曹判書不佞於公世先後不
相及雖以輿人之誦知其爲一世偉人而其細猶未
之詳今因家狀而盡得之矣公幼失怙能善喪奉母
夫人盡孝事長兄如父而子視諸姪躬奠鼻祖墓加
封樹宗族之愈貧賤尤益欵與均爲人亢爽饒籌略
謀事不求近功必爲經遠之圖朝章國故兵食大計
舉儲峙胸中出以應務裕如也爲治纖鉅井井然務
存大體以寬厚馭衆而自有威重坐堂皇顧眄郎吏
震恐跼踏雅負鑑賞一見人謂後當然皆驗以至幕
僚隸卒悉識其材鄙怯勇謹守公法不爲子弟干祿
清儉自律不喜紛華見世道漸乖歸意益決自號晚
閑又以今是名堂用淵明語也早受師訓一心持守
爲終身符讀聖賢書輒有劄記多所自得又稡古人
言行常加體驗文詞贍富博涉丘索所論著多至十
數種是知凡所猷爲皆出稽古之力不徒然也自少

儒門諸公引重甚盛前輩任國政者遇蔘錯必與商量不視以布韋洎通籍士類名卿靡不傾心相與公朝屬望固自不淺而晚途崟崎終未能展其蘊抱惜哉雖然公有大焉者　孝廟以不世出之聖欲伸大義於天下知公可與共事眷嚮隆摯其際遭絕奇而於公亦榮矣此當特書墓石永樹風聲區區官位之進攘顧何足言也銘曰

寧陵在宥攬豪英得公于朝擬匂衡曰予有志爾可成　聖祖時更公亦惸屈跡少卿秖速抨大器宏蓄俗夫驚惟士遭際自屯亭扶義而行有孰爭百世在

後垂永聲

刑曹判書張公神道碑銘 并序

上之元年其將日張公鵬翼公威望夙著中權奸忌竄之極北者有年首膺鋒車之召自御營轉訓局中外翕然先是　上在春宮一鏡等諸賊締結宦豎謀危　聖躬及　上嗣位兇圖猶未戢公掌穀下兵一力衛護　王室丁未七月　上忽下教盡逐廷臣布列一鏡黨而公則亟命奪符公退居鄉里知賊必動憂憤疾大發戊申三月賊毆三南兵先屠淸州殺節度使李鳳祥不日將傳京都公聞報輿疾入朝　上

召見嘉奬拜副捻管命直宿闕中柄相欲出之南漢以内輕不許時逆賊思晟以西閫反使裨安樞入京察事機公密跡而寘之法晟喪心無辭就縛始晟與諸賊約以胡服長驅徼公其殆矣摠戎使金重器有通賊迹以公代其任駐節畿左賊徒憚公從間路行公擒其將李培檻送京師誅之又捕導賊應賊者次第梟懸諸賊悉平亡何移拜御營大將明年特陞判尹又明年復領訓局　睿眷愈注而忌者不止至陰遣刺客必欲害公苟非　聖明在上公之保全難矣公爲人嚴毅有防範尤善於御衆拊循節制操縱得宜惟持大體不事煩苛以此紀律自整而人樂爲用公於玉城張公門孫也平生歷歷多髣髴伉健饒籌略亦同然其所值之時視前益懸履虎愈愈蓋不足言爲公者噫亦艱矣公見朝廷治賊太緩使梟音未悛每仰屋竊歎務爲先庚後甲之圖以是終公之世賊畏慴不敢逞古所謂公侯干城公眞其人哉公字雲擧仁同人曾祖次周弘文修撰祖世明韓山郡守贈吏曹參判考夏顯贈吏曹判書妣全州李氏參判端錫女親受貞夫人詰與兩世追典皆用公貴也公幼已踔厲不羣工書鍊藝急親養投筆登已卯科時

年二十六選宣傳官歷摠府副太僕內乘出爲昌原府使由訓鍊正陞禁軍將轉三陟全州二營將又出爲定平中和宣川三府使稍遷忠淸水使慶尙左兵使又爲永興府使以治最陞嘉善公才長於剸理所歷多樹碣見思至有繪像以祠者以訓局中軍連拜驪州牧使春川府使軍門留不遣已拜京畿水使內遷捕盜大將辛丑丁母夫人憂旣自鍾城謫所還爲漢城左尹刑曹參判同知中樞屢兼軍器提調同知義禁知訓鍊事後歷判工刑二曹兼知義禁都摠管及卒用長子從勳贈左贊成夫人草溪鄭氏統制使弘佐女男泰紹兵使啓紹直長泰紹三男四女男志恒女適韓師教餘幼啓紹二男亦幼側出男懿紹徽紹女適孟淑彦公內行篤至事親一以順志爲孝以及昆弟族戚友悌睦姻多人所難及尤喜赴人之急心事坦夷不帖帖細瑣好諛諂尙氣節外若疎蕩少商量而中有彌綸所計度必皆經遠雅以廉謹自飭其爲將未嘗浪費財力有可賞散給無悋公以乙卯三月十三日卒前三日大星隕其聲如雷訃聞 上震悼下哀綸賻助加等葬豐德進鳳山軍校之哭送者亘數十里不絕公之爲小官余已心器之至晚年

愈信近雖艱虞溢目猶以公在朝少紓　宗國之憂
今時事之危凜日甚一日而公則九原已難作矣感
念存沒銘其可辭銘曰
傳稱聽聲思將帥臣自古在昔必須其人矧值艱棘
宜極選掄處則華國出爲濟屯於惟張公天賦超倫
用衿易弁基以孝親移忠日月廸知忱恂心瞥一失
朝局倏新黃猱之事鍾簴幾淪噫徵公力孰掃妖塵
奈此兇儔詬目瞋彼方急公　聖倚其純中權笠
轂仡然長身將星俄坼綰曜沈湮文子之思恨結千
春我述遺美刻之瑩珉匪直公述寔哀斯辰

贈吏曹判書黃公神道碑銘 并序

聖上嗣位之四年戊申　下教若曰惟予否德不能
化服姦猖致盜起嶺南直指京師乃有臣璿觀察本
道承　廟師討滅志決身殲始終罔懈厥績茂焉予維
寵嘉之其贈官超階以表忠勤時錄奮武功觀察居
原從首將準格爵其考正郎公前此觀察秩登嘉善
已贈公吏曹參判於是吏曹奉教旨加贈公資憲大
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居
十年丁巳公之子璜暨諸孫景源顯源等相與謀曰
公雖官位卑既追膺錫命上卿之貴勿間存沒法當

有桓楹之樹乃以文屬不佞顯不佞固艱於修辭以曾與觀察善又習知公不得以終辭謹按公姓黃氏諱處信字子中長水縣人領議政翼成公諱喜十二世孫長溪府院君號芝川諱廷彧六世孫名德相承爲大族惟公高曾以下三四世不顯祖定山縣監爾徵有二子長暉三登縣令次暄學生學生公娶完山李氏弼善暹女早卒無育取公爲後公縣令公季子也妣海平尹氏進士城女以我 孝宗九年戊戌生公公爲人方質無外飾持身有軌則居家孝義克篤尤善事所後母一於無違及喪毀瘠疑效教子義方斬然觀察雅有至性公雖甚愛之隨事剋責少不假借與人交不苟爲翕翕時面斥其失見怒而不撓喜施與罄所有不顧素敦於學溢而爲醫藥方技不肯竟惟以古訓自治恒抱忠國憂世之志當兒徒謀撼儲位輒憤罵之曰 主上無嗣 世弟不立尚誰立乎聞者爲之吐舌居官任職一以勤事爲度其以戶部郎兼綰訓局也前爲郎者取軍租美餘以自肥公悉班諸親故無入家者其出平康也正郎欠次例多得郡李公順命語公曰何屈也公有長者言李公歎奇之在縣蘇疲懲猶又善荒政甚可觀也有

尹豐立者挾左道聚倘數百入隣縣破官帑竊軍械頗震駴人公選勇敢士授之方略捕得正法亡何夜有火光民間譁言豐立倘至胥騷騷欲亂公不爲動乃定公歸邑人斲石見思其爲平市令也前人多受賕爭訟者以爲例夜輸之金公視事立詘之市人大服公於科宦連蹇甚年四十二始以蔭補　寧陵參奉三歲坐事免又五年捷司馬兩試拜內侍教官以憂去制除復爲齋郎轉奉事直長陞遷司導主簿距始仕十餘年矣外則爲三縣監平康與定山麻田而定公格未赴以甲辰二月十一日疾卒葬坡州惠陰里娶全州李氏掌令敏徵女生男女各二人男長卽觀察次璘通德郎女適任昌夏李埙繼娶清風金氏士人南錫女生男女各一人男卽璜女適李澍顯源觀察子今爲直長景源通德子生員觀察又有三女長次適李宜大金漢直又其次與璜之子女俱幼銘曰

有寇而逞有討而殄奮忠勘難嗟乃父訓乃父如何天賦惇慎哲相勳宗厥有源本官雖庳末惟國憂軫憤罵一言判義克峻以承以錫允爲世勸豐碑屹然泉路是鎭我銘之述用示悠遠

贈吏曹參判趙公神道碑銘 并序

士大夫所自厲風節而已捨是則無以立其身矣余傷今之世名行墮地湮湮無可論思得古人遺跡以風之而顧未及也適判書趙公以其祖考贈吏曹參判公行錄示余托以羡道之文余按其狀得公丙丁以後事喟然歎曰此足以警醒頹俗其可無筆遂爲之叙曰公諱錫馨字子服林川人遠祖天赫中中朝進士仕高麗封嘉林伯入本朝通禮諱瑤掌令諱元卿監正諱翊都事諱應恭連四世登文科都事公生諱瑗同副承旨贈吏曹判書號雲江出後李父贈左承旨諱應寬雲江公生諱希逸禮曹參判號竹陰竹陰公娶海州鄭氏判官欽女生公於　萬曆戊戌幼已聰悟不凡稍長泛濫諸家詞藻日富嘗隨侍湖堂賦白鷺詩援筆立就清陰鶴谷諸公大奇之曰此兒非久當到此地矣光海時竹陰公遠謫奔播南北公一隨遷不避艱險遂得風痺疾然家庭所擩染亦多焉是時　母后幽廢彝倫斁滅公痛恨家國之變未嘗一就公車其志槩可見也公內行淳備至性出天七歲遭鄭夫人憂哀毀如成人事繼妣沈夫人益謹沈夫人歎其孝曰已出無以過也竹陰公之喪廬墓

幾滅性自寫遺集至手爲胼胝去喪不復處內亦不
卜妾媵奉庶母撫庶弟曲有恩義哀二妹惸孑待其
繼子一視親出爲人清恬俊爽迥脫塵俗言議激昂
氣岸巍峩雖不規規繩約而門內之治甚肅茲皆公
實蹟之修於身者而若其文采之溢發於外者又可
紀也公爲文源流渾渾愈出而不窮東溟鄭公每賞
其濃贍無比早遊場屋使人高張試紙一揮成章衆
傳以爲壯觀以至同輩讓其登考官遲其至當 仁
廟反正之翼年遂擢魁司馬試聲譽藹鬱蓋雲江竹
陰二公俱魁進士至公恰成三世壯元人無不艷稱
後來判書公與其子明翼俱爲司馬魁尤以爲曠世
異事云公本少宦情嘗除 世子翊衛司洗馬陞侍
直而不肯出後值虜變 國家有下城之辱遂絕意
當世婆娑林丘屢有侍直副率之除而終不應命傷
時慷慨自不能禁聞我使回自瀋陽作詩有鶴駕三
秋別龍樓萬里情之句時 昭顯世子出質燕館故
也至若悼三學士金仙源諸篇尤悲憤可詠嘗題曆
書曰 大明丁丑崇禎曆今日何堪拭淚看太史氏
取以書諸策公節操之挺特有如此者夫豈今人所
能及哉公自號近水軒所著詩篇刊行于世公之心

斗教官明翼留守明奎縣監明箕參奉五女適司評
李義鎭郡守尹漢士人李德賢修撰鄭弘祥校理金
尚魯正華子明詰正夏子明勗奉事二女適參奉李
觀鎭士人朴聖輔內外孫曾玄甚多不能盡載而我
獻烈大妃寔府院金公之女方毋儀一國以基二
南之化亦公之餘慶也歟銘曰

世推公門科名文聲茲皆外物未足稱榮我愛夫公
氣義崢嶸悲歌慷慨念彼周京脫略世利用晦而明
題曆一詩益見性情有華有實君子之貞寔爲士節
可作後程銘于好辭砭厥趨營以揭迴蠲永鎭佳城

跡略見於此云公以丙申十月二十二日卒葬坡州
惠陰里先兆次從遺命也配安東金氏參判光炫女
仙源公孫女也生長法家有哲範後公九年卒祔公
墓生三男二女男景先早卒無后景望郡守景昌縣
令女適進士李蓋賢僉知林一儒郡守四男正宇進
士正萬即判書公不由文籍以才望位正卿正華正
夏三女適進士李奎明牧使宋炳翼兵使沈澍縣令
無嗣取正夏爲後三女適府院君金柱臣奉事李績
慶士人權燮李蓋賢三子命材命樞命植林一儒二
子大司憲泳府使淨進士男明世縣令判書四男明

海嵩尉文穆尹公神道碑銘 并序

粤我　昭敬大王右文爲治位著多彬彬可觀而選儀賓亦用是道就中三數公尤以文學顯名海嵩尉尹公其一也公諱新之字仲又海平縣人祖考領議政海昌君文翼公諱昉連二世躋宰輔茂著德業其家閥世能誦之而文翼公娶清州韓氏判官漪女生公於　萬曆壬午幼聰頴不凡十五尚　昭敬王女貞惠翁主膺爵號秩從二品文靖公歎之曰吾家夫一壯元郎　上愛公夙就屢命賦詩以進又命賡御製教以才優華國更宜專心學問勿以文藝自局賞賜便蕃　睿奬特殊然公自有抱負識見力量俱非末世尋尋者所及詞華固爲餘賸而衷於舊制不能展布其萬一君子重以爲歎也公在　仁廟朝嘗應旨上劄引　聖祖箴警意極論君德先諸臣進言啓勭深切當時處經幄者多宿儒鴻匠而莫不愧屈稱服又言　陵寢象設過侈宜體　先王儉德以垂法後嗣其論確甚　上嘉納之人謂華元樂舉視公爲罪人公風度凝遠望之軒然標舉即之温然謙冲當　詔使至以迎慰赴西路文苑之選也時文翼以相臣迓　詔仲

父陶齋公季父白沙公俱以中外官後先出接道路
聳觀慕艷唯　詔使亦以爲中朝無此盛門戶之隆
赫可謂一世無兩而公益蹴然不安專務內修雖其
才美絕人未嘗自衒嚮尤不欲廣交游馳名譽卜築
玄江之上規制朴陋僅取容膝自號玄洲散人既而
有契於老氏燕居超然之說又號燕超齋公之所存
可見於此矣　仁廟雅重公每國有　陵廟大事輒
命公董理亦多特除別職積資至正一品位與相臣
齊有大朝會與文翼對押東西班公愈懼滿盈多稱
疾不預丙子之亂　大駕倉卒幸南漢公承命與老
病宰臣入江都時文翼奉　廟社在城中分司以公
爲召募大將住竹津及聞甲津師潰賊兵薄府城公
將引軍赴救城下有勸止者公叱曰人臣不赴難其
義何居公等皆去吾當獨赴遂策馬疾驅路遇賊自
投崖求死歐血數升猶弗殊一奴負而向江岸亂定
言者誣文翼拜虜公棄父出走當文翼詣虜營　孝
廟實以大君親見證其不拜狀同事諸人又辨明公
甚悉於是事大白蓋公居家誠孝篤至恒有孺子慕
一心弗懈以至歲制月制亡少闕乃以臨亂遺親見
陷公議咸以爲至寃云　孝廟初議文翼謚以狀中

文字失察命削公職不悅者踵起持文翼甚 上弗聽已特敘公入對慰諭備至公仍暴先誣 上申教洞晰公拜謝而退又賜皁比丁酉五月三日疾卒春秋七十有六訃聞震悼祭賻加常數以八月二十六日禮葬于高陽郡元堂里負酉向卯之原後 肅宗丙寅賜謚文穆公翁主有哲範別有誌初葬朔寧郡後遷祔公墓生二子墀吏曹參判垕吏曹正郎俱有雅望早卒無子以公兄判敦寧公孫世興世休爲伯季後俱縣監參判有一女適生員金益兼庶子世蕃進士世興子溥濩泌世休子夏明別檢彥明生員濟明進士道明商明縣監金益兼子萬基領敦寧寔誕我 仁敬王后萬重判書世蕃子寅明進士內外孫曾玄捻若干人公之文章盖得之叔祖月汀公而詩主老杜參以黃陳文主太史氏雄杰無世俗氣澤堂東溟二公談秘最亢少許可獨推爲大家數所著遺集十三卷刊行于世公素多藝翕及趯勒渲染之工俱臻妙有三絕之稱公卒八十年而桓楹亡樹公玄孫得和按節海西始克其事使公徽跡表揭於後可尚也已銘曰

穆廟在宥運撫重興用文造士賁飾龐弘滃泗之降

亦簡才能奚獨言才公德可稱實以副華聖訓寔承
邦制攸局詘而莫升引養引恬斂挹自繩柱下一言
厥義足憑超然無累道繇是凝我纂我琢惟後人徵

贈左贊成獨石黃公神道碑銘 并序

獨石黃公以長溪公冢子克世其文章如老泉之東
坡聲名震一世然一跲於辛卯黨禍再厄於壬辰兵
亂三絓於壬子誣獄卒以殞其身而湛其宗其命途
之奇釁又爲一世最談者至今傷之余閱 國朝掌
故得公前後所遭罹未嘗不痛惜其不幸常往來于
懷也今公諸孫以樹墓之文見托余雖無文其可以
辭遂於邑而言曰公賦性方直嫉惡如讎身當洛蜀
之衝灼知朱紫之別以栗谷松江諸賢爲表準深惡
潑洁汝立輩之反覆無狀嘗入臺首劾潑黨李純仁
由是爲潑所擠低徊冗散而公則逌然也及汝立反
誅潑洁株連杖斃公復入臺又欲論洪汝諄推轂汝
立之罪爲僚議所掣亡何汝立之黨復用事松江栫
棘西塞公亦被構削爵黜外禍事方始而外寇至寇
深 宣廟出狩平壤出 王子珒於北玼於東辟賊
鋒玼公墳也仍命公父子從玼倭帥清正又據東公
與玼轉而之北會寧叛民鞠敬仁縛二 王子及公

父子獻清正公感憤懷刃欲自殺又自經爲賊所覺
王子亦諭解不果已而清正遣其副宰公出喝曰
若屈於我當不殺公曰吾固殺是求屈何有焉賊遂
舉劒擬之公不動又使副喝曰不降吾且殺 王子
公罵之曰汝廢汝國君畔背 天子滅人之國今又
殺我 王子吾見汝將覆亡也時倭欲趣降公殊無
必殺 王子意良久乃已明年至京城清正宰公幼
孫置公前抜劒臨幼孫首以脅公幼孫始八歲驚懼
視公泣公猶不動清正大怒劒斬幼孫已揮劒嚮公
公踞坐意益倨於是清正亦奇其節語其副曰難哉

此人自此稱其官不名也四月至釜山倭酋秀吉方
求和乃遣還二 王子至七月公謁 上海州當亂
初長溪公爲號召使使文士草檄斥柄相比秦會之
其人甚恨既以計中其文士又摘抉書狀中語誣陷
公父子事將不測有救者乃竄公理山而長溪公得
吉州後三年謂公在倭失辭復逮問公對簿辨晰鑒
鑒 上始疑公預構問知爲倉卒口對內善之後屢
欲寬宥輒爲廷議所阻猶賜御製詩以示 聖意居
五年移信川又十四年而值光海昏荒孽臣李爾瞻
張甚設刀鋸以立威公嘗作歌刺爾瞻瞻懷之未發

判已又加贈左贊成襲長溪公勳封爲長川君誄褒大行輿情胥快嗚呼亦何及哉公諱赫字晦之獨石其號長溪公考曰悅肅川府使祖曰起峻造紙別勳號也長溪公勳封府院君長溪其提黃氏故爲長水人　世宗朝名相翼成公喜之後也母夫人淳昌趙氏生公於　嘉靖辛亥公少已頴發師事奇高峰大升益有名年二十舉進士三十對策大庭主司以公未及卒篇請退刻遂擢壯元彷彿宋朝故事一時艷稱歷官典籍禮刑曹郎奉常僉正再爲司憲府持平帶三字銜外爲咸鏡平安都事稷

也始宰臣申點家因事怨長溪公至行蠱呪至是點子純一與其子懍合謀嗾無賴子柳彭錫告公欲立晉陵君秦慶爲王秦慶壯繼子公之外孫也贍素與懍連協贊而成之遂傳致公獄兇徒必欲鍛鍊彊服悉繫公家人桁楊酷烈又誘怨女使證之女慨然抗辨矢死不易辭家大小男女僕妾奚隷掠死者凡數十人咸噤口無一語及亂公竟死於獄壬子四月十三日也其明年懍中惡暴死人以爲天道有知公卒十二年而　仁祖反正爾贍以大逆懸首于街懍追奪其官純一流竄遠方復公爵遣官致祭贈吏曹參

山縣監高陽郡守以掌樂正參長溪公盟會例陞通政拜僉知判決事戶曹參議入承政院序陞至右承旨而止公爲人佚宕不受繩約文詞浩瀚掩蓋時流消長之會執正不撓以是猜嫉者多遂底於及然其氣岸風槩可以想像於後者實在此矣公雖九厲守高以剛嚴自表而中有稱停不顓主激訐汝立之獄相臣鄭彦信以欺罔下獄有阿　上意請誅者公止之曰豈可以殺大臣道導人主崔永慶與汝立交及被鞫不首實　上甚怒臺議亦峻成牛溪獨保明其不與逆勸松江救解公韙之書其事以示後在獄有言

當發申家仇隙事者拒不聽公葬在交河金蠅里先墓側配坡平尹氏佐郎儼女先卒後配豐壤趙氏舍人廷機女男坤厚蚤夭女適同知尹天衢領議政洪瑞鳳者尹氏出女適順和君壯郡守辛喜業者趙氏出男坤健同公歿女爲柳燦妾者房室出而坤厚長子既歿於倭次棠又同公歿有子爾徵縣監爾徵子暉縣令晛晙暉子處仁處義處信正郎晛無子以處信爲後處仁子琮參奉處信子璿參判璣璵琮子一源一淵璿子景源生員一源子權羣孫女壻外出幼穉並略而不書系以詞曰

嗚呼噫嘻維天覽民德而殃慶隨之公胡爲乎獨罹此不祥些雄虺九首吞人以爲嬉惡氣貫于穹蒼些身之不足家族殆無噍類其禍什倍乎漆齒之兇鋂些些誅奸雪冤曾影響之不啻維 聖王御世廓陰沴而揭黃陽些於以見報理之昭昭弗忒公目庶可瞑魂毋彷徉四方些維我詞孔哀且晢維公名永垂乎無央些

黃海道觀察使沈公神道碑銘 并序

盖當我 顯肅之世有清恬敦素之士曰梧灘沈公其諱攸其字仲美其先出青松府青松之沈爲吾東望族本朝定安公德符安孝公温恭肅公濬三世俱陟上相門戶赫焉恭肅孫順門議政府舍人舍人子達源名重士林與靜菴冲菴諸賢友善選入玉堂遭己卯禍挫抑以終二世而諱友正擢魁科官至驪州牧使公之曾祖也祖諱諶曹判書考諱東龜弘文館應教妣慶州金氏僉知守廉女左議政命元孫也公幼頴秀出語驚人遊場屋聲名藹鬱曹偶莫敢抗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一登第選槐院轉注書公視榮途若浼薦翰苑固辭不就會判書應教二公以非罪削爵公痛迫益無心進取由典籍兵郎出監龍安

縣　顯宗初服拜持平卽疏白判書公寃報聞已丁
外艱制盡以正言申前言未徹復丐外得金堤中忌
者編配久之歷踐掌令獻納司諫執義間爲直講司
成司業正又出爲沃川郡守公前所更郡邑俱有治
譽至是値歲侵單心賑尤奄宋文正公爲文而著
其美還復入臺閣選三字銜掌試湖南爲司僕正弼
善輔德出莅安邊府錄玉堂選公在言地遇事直前
雖重咈　聖意而不顧相積奉使歸過於　上致虜
喝諸臺論劾被竄公力請收還又論竄積黨之假儒
名醜正者論黃濛權堣貪墨李溫殺人李元禎科塲
用奸李台瑞邪慝李三錫不合臺憲又言不當營建
別殿宦豎驕橫宜懲文谷金公因注擬被嚴責臺臣
趙世煥言事獲譴俱匡救甚至又陳劄勉君德請開
言路論王家廣占田土語極切直至宅封奏亦多朴
公長遠以爲可入史編甲寅　肅宗幼冲嗣位羣小
用事駕論禮誣捏尤菴火色熾發公適亞諫省引避
曰宋時烈荷　孝廟不世之遇待以賓師之禮時烈
爲　孝廟之誠神明可質議禮之際見解雖不同固
非創意而定制決不可罪之而必欲因此構陷儒賢
搖蕩朝著抑獨何心時　天怒方震衆危懼不敢言

公獨奮筆剖破姦臟中外聳服　上既命削黜而奸
黨復鉤摘前日在邑時事編管廣州庚申遭母夫人
憂既吉卽拜弘文修撰轉校理應教爲舍人司諫執
義擢同副承旨序陞至右遞拜兵曹參知禮曹參議
出爲黃海道觀察使化理方新徵文坐罷屢爲大司
諫大司成吏禮戶刑曹參議公素不事黨比嘗論蝨
附當路人情狀斥諫官之營救尹拯者文谷因枚卜
忤旨去朝畏齋李公亦被　上厭薄以副提學入對
力言兩臣赤心亡他及復陳列懇欵終夕　上意雖
不甚契亦亮其眷眷之忠事機得以稍緩公力也是
時宮闈不嚴一種不靖之徒表裏交煽以致家髦遜
荒憂端方大公灼知　國家興喪之判在是乃造膝
納約罄其惓臆其言至已已而悉驗蓋公雅以名義
自持不隨世軒輊甲寅事與此一着最爲大節可傳
於後世云公生於　萬曆庚申至六十九歲戊辰以
七月六日卒葬于通津文殊山先兆下與夫人李氏
合祔夫人系出國姓司議命說女判書誠中之曾孫
仁惠好施與一門稱爲賢助育四男三女男漢柱郡
守生子鳳輝牧使漢章生子鳳儀正郎漢瑞漢規直
長生子鳳威鳳逸鳳仁鳳觀女適僉正夸弘廷士人

丁道晉都正李世禎而李載泌丁五慎李明佐明會明晉明協明翼其出也監司聖希賢希士希道希泰希顯希元希公獻公彥公亮公之曾玄而幼稚外弧繁不盡錄公內行淳篤以先寃未暴血泣如不欲生至　肅廟更化大老筵白諸公協贊得伸乂鬱之幽枉此公誠孝孚感上下之效也事大夫人晨夕服勞至着艾弗懈友于昆季有肱海之風伯氏蚤喪得遺什於故篋執之流涕當析著舍饒取薄曰我有祿食何患貧置推之宗鄰媚睦亡間秉心眞率樂豈而絕利害權機之習立朝正直忠厚而惡刻核激訐之論然當大是非毅然如一刀斷截禍福無所動庚申以後羣陰掃盡賢路大闢凡遇遴衮必推轂公居前　上亦亟稱其謹愼又教以文名可合胄監公顧逡巡退讓一以澹雅自勑居室服御屛絕華怵終其身亡易先輩諸公每賞其襟度曠遠風韻高爽人自不可及論者以爲至言云喜與騷人勝士嘯詠江湖之上超然無累幾乎形骸俱忘而聞時事擾攘輒停杯浩歎泣數行下其愛君憂世之心有如此者斯其爲平生所樹大節之本也歟爲文詞尤長於詩以盛李爲準清逸不俗如其爲人溢而爲駢語亦得徐庾

格法有集若干卷行于世銘曰

孝格宵蒼雪兩世之幽鬱心持布素厲一節乎終始
當國勢扤陘又進佑賢扶世之昌言凜然如橫流方
盛砥柱獨峙苟使公無本地之篤修曷以見樹立之
若此我琢貞石永詔遐禩後來讀斯文者尚識其爲
吾黨之魁彥明廷之吉士

刑曹判書趙公神道碑銘 并序

我朝最以科選爲重而尤重魁上庠者以其必選文
行人地之出倫者不比文科之只取文而已也嘉林
趙氏自承旨雲江公瑗衆判竹陰公希逸侍直近水
公錫馨連三世爲魁時名藉甚閒一世而判書寤齋
公又爲魁歷　明宣仁孝顯肅六朝百有餘年而公
容易得之追躡前軌至今爲士林艷誦然此在公特
餘事爾公幼而盡孝愛父母順之少而修名節儒老
器之壯而見賢師受誣封章洞辨枉衋言者口值
聖母幽辱泣辭　離宮仍闔戶自絜晚而屈跡郡邑
湖嶺關海隨有異績屢膺稟書之賞老而公議惜其
淹滯首擢馮翊扶風方伯隆委佐貳高選亦無得以
先公既而進長奚鴆叅聞宥密見待之重勿間文宰
而輒逡巡退讓多引疾不拜脩然以詩酒自遣不問

時事斯其標致豈區區科名所可囿哉公神識愈老愈王起居無異少日年八十二杜駕造不佞不佞驚問以公之年能訪人耶公笑曰吾忝登八座兒曹必桓檟我矣願爲我作文是以來不佞曰公雖老顏貌不改將百歲是期而不佞亦七十少一衰謝已甚正當以身後累公顧乃以是爲言耶居三歲公卒卒且葬公之子明奎扶衰抱狀血泣而謂余曰此遺意也余念朽敗餘氣豈有綴成文字之望而追思公前日見屬之意比諸卻堯夫歐叔弼故事尤似眞切不能無槩然于心遂不恐固辭謹按狀公諱正萬字定而嘉林其出而今屬林川郡鼻祖天赫高麗嘉林伯考諱景望陜川郡守贈吏曹判書妣贈貞夫人晉州柳氏晉興君寔女公生而有殊姿稍長才思烽涌出語輒驚人辛酉游泮宮戰藝遂擢進士狀元一試七魁才名溢世而能早知本末華實之分嘗請益於宋同春先生尤菴先生與文谷諸公講大學或問於楓溪太古亭特令公升堂參講期勉深摯尤菴爲門人尹拯所詆侮人莫敢言公爲疏首疏上 上丞賜開納雖善類爲之吐氣而後來受人齮齕亦由是焉已何有 宮闈之變公獨樹臣節仍輟跡公車論者以爲

難甲戌　坤位復正首除金吾郎陞六品職自後十
數年間出入中外入爲工戶曹郎濟用軍資判官尚
衣司僕僉正禮賓掌樂正出爲江西縣令平壤庶尹
光山縣監安岳郡守靑松成川府使羅州綾州淸州
楊州尚州牧使而淸未赴壬寅羣兇起大獄　宗社
將傾憚公者與宿憾合竄之碧潼郡已移寧邊日誦
義經處坎如亨四年而遇新化乃還由繕工副正轉
軍資正相臣颺公樹立　上亦褒嘉之特超緋玉仍
拜水原府使復擢忠淸道觀察使屢辭不赴歷拜判
決事戶工曹參議書進　長陵表記陞嘉善拜左尹
戶曹參判兼副捻管同知義禁營以特進官侍經筵
舉遏慾存理語反復陳戒　上傾聽命公寫進四字
特賜虎皮手書諭意一世聳歎乙卯公年滿八十相
臣歷陳前事可奬年又大耋子爲宰臣同列　上特
命超階資憲拜知敦寧判尹工刑曹判書用都監勞
陞正憲拜知中樞　上以公年老又其位遇非常調
可倫加待之屢命優致食物有橫加侵軼者深責其
不知敬老義已未四月公寢疾謂子姓曰死生如晝
夜矣足控摶臨終精神猶不爽默念古書無一錯處
後事纖悉澡濯易衣逌然而逝此又可見定力之過

李埰德洙子學曾李義鎭子浚尹濮女適申景閔李
石重李德賢子思元鄭弘祥子存中金尚魯子致讓
致永餘男未名女未字者並不錄內外孫曾玄捻若
干人公清和秀令色笑可親而中有權度不隨人軒
輊內行篤修倫誼克正施及戚婣周恤靡間平居以
小學自律殫誠祀享盡力未事爰暨刻先碑鋟先集
亡不身自擔夯存心恬素飭已簡儉致位宰樞益礪
廉白之節服用視舊亡易曰人與物共老何必新之
又常言世間事苦難圓滿宜以不足爲足其爲吏道
亦放此澹約自持專以儒術率民不事姑息務爲經

人矣寔是月十三日也春秋八十四訃聞輟朝弔賻
如儀葬于仁川五鳳山面亥之原與前後兩夫人同
兆前夫人豐山洪氏參議柱國女早卒只育一女後
夫人全州李氏署令晉命女兩夫人俱有婦德公有
四男五女男長明斗教官仲明翼亦魁上庠登第爲
大司憲季明箕參奉俱先公歿明奎其第三而官正
郎女適都事李義鎭郡守尹濮士人李德賢修撰鄭
弘祥觀察使金尚魯明斗無子子弟明翼之子德洙
明翼遂取從兄子德洵而子之女適李益培閔百增
洪範海明奎子德浩又適金守默明箕子德鳳女適

遠之圖羅尚二州之政固卓殊而在水原善敷戈甲
用能大得力於緩急顧以衡要爲深耻終不自言至
力辭增秩在腴邑尤輕於去官性喜山水聞有佳境
輒一笻往賞嘯詠忘歸飄然有出塵之想早登儒門
服膺訓戒尤菴歎其志操堅確又與農巖三淵芝村
諸公相磨礲事關斯文必極意佽助在尚新清陰廟
竪同春碑少遑閔凶哀思焦涸仍成失睡證能以病
用工自然神氣清明其號寤齋者以此也三淵最爲
公知已嘗因其一言卽屛去不正色三淵亟稱受善
之勇又美其以靜制煩不數數科宦公聰明絕人悟
解出常看書十行俱下一過目終身不忘耽嗜竹素
坐卧不離自經史百家以至朝章國故系牒輿圖舉
羅列胸中人有叩之輒應隨問隨瀉李唐得景龍開元風水湧颺馳
詩規模鄭中以浸淫動如神助楷法遒健八分之年筆畫猶不衰才美之
旁溢又如此不佞故習於公每欽其文雅醞藉風流
可挹末俗翦翦今安得復見斯人也噫銘曰
世所稱公詞譽最盛軒冕倘來亦非性命雖則震耀
莫掩實行麗澤之深執守之勁瑾華一閉血泣奔迸
入海磬襄以義自靖長才薄試施于有政優優十州

目無肯綮鉅細咸宜蔚有可觀滄桑百變素節猶完
屢膺褒典遂陟巍班鶴髮鳩筇引恬養閒　聖眷老
成朝瞻長德福祿俱全進退弗忒日食而收一任脩
促日昃歌缶曾不嗟戚循始究終寔著懿蹟我銘之
貞用詔遐曆

刑曹判書尹公神道碑銘 并序

世數我東盛族必以坡平之尹爲稱首蓋其遠祖太
師莘達佐麗祖統合三韓銘功紀烈蔭及後代訖勝
國十餘世愈益赫爲而文肅公瓘最著事載之史尹
氏由此益大入我朝忠景公師路尚　世宗女懿封
府院君六世而宗福不仕用子得說貴贈兵曹參判
卽公曾祖也祖受說濟用奉事考澤同知中樞兩世
不顯亦以公貴贈爵妣安氏晦軒文成公之裔也公
之家閥既如此而公又感應吉夢禀姿殊特蚤悟夙
就人稱神童年二十三中司馬試始屈蔭仕由參奉
陞奉事　上幸學謁聖設科取士我先君忠正公實
掌試事得公文爲壯元公又負公車聲一世藉藉稱
得人先是人有夢文肅公詣闕得桂枝以授公且戒
之曰汝當以寅年插此花至是年適戊寅而所試之
題乃是開拓土疆設置六鎭卽文肅公北路事也聞

者嗟異之歷典籍禮兵郎黃海都事爲正言獻納持
平掌令論宮庄當罷細娛宜戒言甚切直　上並嘉
納入春坊至輔德帶三字銜間爲掌樂軍資正爲養
求外得南陽揚州揚以事不赴乙酉以司諫擢拜承
政院同副承旨　上猝下傳位之命公在近密處變
得宜終底感回時議多之丙戌除驪州未赴兇徒嗾
人投匭誣陷朝紳公亦被逮事白卽釋還承旨又除
坡州荐丁內外艱制終復入銀臺序遷至左副遞貳
兵曹又出牧星州治爲一道最壘書增秩以同知義
禁召　肅廟寢疾爲浴溫泉駕幸溫陽郡廟堂極遴
道伯遂以公爲忠清監司策應中窾事無淹滯秩滿
入爲左右尹刑兵戶曹參判屢爲都承旨再以藥院
勞進二階出咸鏡監司公患北俗椎鄙備冠婚儀制
頒列邑刊四書三經以勸逢掖尤留心桑土增設鎭
堡鍊習戈矛具有條教可觀改修文肅公祠置位田
躬膺芬蕊以元帥侍中二臺爲文肅遺跡所暨俱立
石記績入爲判尹辛丑士禍作退居楊山先墓下時
世臣大僚悉被屠戮尤忌公負時望誣以北路事傳
致獄查問本道無絲毫實而枉法配龍川今　上更
新化復拜判尹書　春宮竹冊加正憲拜平安監司

設施課勸大抵倣北關餘規而不欲久處脂膏辭遞
還判尹轉刑曹判書剖決明允都民翕然又拜工曹
判書公少讀書至疏廣受事慨然興懷題卷面以自
矢及自西窴還益無供世意至是遂歸楊山名其庵
曰二知擬淵明自挽作墓銘語子弟曰恨不早歲辦
此也是年秋時事又變兇黨欲擠陷公以事尤架虛
而止逆賊弼顯等舉兵及諸路大騷分命宰臣安撫
以公得北關心特命公往時賊臣益寬爲北伯與賊
昌悌賊聖欽賊溥賊瀕締謀逆節狼藉公詗知之以
計落其角距使不敢動狀列不軌狀十數條益寬等
情現事敗使北人爲郵官者直上啓扼公而內則柄
人爲委官以淫刑撲殺溥悌滅其口餘皆不問以公
代益寬亦爲其所遏公了安撫事直歸鄉舍以卒已
酉四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九訃聞輟視朝二日遣
禮官賜祭臨筵累下悼惜之教錄奮武原從勳贈左
贊成公諱憲柱宇吉甫娶名賢趙龍門昱之後生二
男一女男慶一府使慶運未仕女適進士李岳鎭慶
一生二子一女皆幼慶運生子光輔女適朴志源李
岳鎭有繼子演余於公三十年素交也雖自愧愚智
之相懸而托契周旋則固久矣公氣度俊偉風標動

人恢疎簡易裹襆如一内行篤至事二尊人恒有孺子慕嘉辰令節必盛供具速賓友以佐歡笑以至於睦婣任恤各有矩則立朝言議正平不喜鈎摘刻深惟於大義理確然自守不以人言撓奪才猷練達遇事無滯礙新進少年或不深知而先輩老成無不期許引重及卒閭巷士庶一辭齋吝此可以見公矣然余惟公家庭之行固舉世所共聞言議才猷著在公朝亦不必究論也惟是公以掛冠歸田之人聞變雪涕奮袂而起思以白首之年爲國誅難乘機運智不畏義死卒使陰謀自戢疆埸載清論其勞伐孰與高下其視文肅公拓土開邊可謂殊塗而同歸克對而無羞矣周詩所謂繩武祖考者豈亦於公近之歟銘曰

文肅于北開荒屯辟土服遠掃胡塵往蹟照耀青簡紀胄胤承貽垂永禩有號二知邦之傑斗魁聲望正鬱律寇伏幽奥妖孽逞一劒誅鯨公受命剛柔兩塗隨所用賊情慌惙不敢動坐牢關北戡亂略千里陰氛一洗滌先春盛業曰善繼偉哉上下公之世我作歌詩激以哀公靈歆吸生風雷

陶谷集卷之十一

陶谷集卷之十二目錄

神道碑銘 并序
京畿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
刑曹判書李公神道碑銘
左議政寒水齋權先生神道碑銘
刑曹參判金公神道碑銘
右議政洪公神道碑銘
判中樞洪公神道碑銘
碑銘 并序
雲坡堂大師碑銘

先覺國師碑銘
松雲大師碑銘
碑
尤菴先生受命遺墟碑
三川書院廟庭碑
花浦先生遺墟碑
睡翁宋公紀事碑
欽差都司吳公去思碑陰記

陶谷集卷之十二

神道碑銘

京畿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故京畿觀察使李公以宏厚嚴重之資抱幹方鎮邊無得先公屈廟堂方且虛大司馬位以待公乃以肅宗丙戌三月十九日疾卒官居野處無不驚呼痛惜以爲天不慭斯人國其如何後三十八年族子宜顯謹採輿誦刻之墓石其文曰公世龍仁人也鼻祖諱吉卷始開籍爲太師自後圭組相望至諱士慶大

司諫爲　母后樹節後贈吏曹判書是爲公之曾祖
祖諱後地進士贈左承旨考諱河岳羅州牧使贈戶
曹參判娶北靑李氏靑興君重老之女生公公自幼
已頴特不羣長而愈騫顧屢屈公車至三十五始升
上舍四十九文科時望蔚然屢遷臺閣言議硬亢無
所茹吐柄人頗不喜垂登玉堂選而遽加階出東萊
不動聲色威名自著方擇藩翰朝無異辭既按嶺南
又加階授關西節益奮風猷萬務疏通如水決刃游
恢恢乎有餘地也東萊爲倭人門戶素艱其任而蠻
俗多詐易怒亦罕有善其職者公下車卽揭榜布諭

申明約條嚴束商譯使不得上下其手倭亦畏服恩
信孚息從化舊有鬱島之爭新銀之請至是又以爲
言公舉理折之倭遂相率闌出館門欲以撼公公怒
啓請梟首商譯商恐嘔血次於是責倭違約絕日供
示不以使价相待申請先正闌出之罪徐議所要倭
大窘懇請輸誠贖過時有奸民引女口行媒於倭事
覺而逸公發卒守館門大索以民舍近館易交通盡
燒滅之倭望見色動公威振疆外終公在任不敢用
其計枝梧後有我國人入馬島倭問公動靜仍嗟歎
曰廉明有威當爲萊府百年來第一公又於南熟知

一路利病及都方岳必欲大有釐革報稱任使謂小民困敝由於軍額縮而田政紊也首汰冗食使任闔者視效不者啓請加罪以嚴威臨之皆恐懼奉令遂以所餘充補部屋晏然盡取列州田簿鈎剔隱漏得穀萬餘石增築架山城鍛敝兵器爲陰雨備慶州有崔符警朝議過慮至欲使徧將出鎮公笑曰此所謂爲鼷鼠發機也卽以不戢盜罷府官下令能捕者賞果有射殺賊者生獲又百餘人遂誅渠魁及黨賊吏餘皆不問焚其籍慶盜悉平有何人稱漂海來言語詭異公一言得其詐誅之郭氏女將嫁有賈人稱曾與女奸左里媪詞證明公疑之進媪問不首公厲聲威喝始服受賈人金卽杖配二人資奩具婚其女女感刻後聞公卒爲位哭心喪三年有至親相閱者兩治其罪訟山者先罪葬師宰牛者不許贖用治盜律在官三載終不食其肉各邑無敢冒犯農牛至郊放經宿公聰明絕人變名再訟者必覺變形亡逃者遇諸塗使識文牒一經眼後過累旬常如羅列在前終無遺忘閭里銖兩之姦必察有時卒然問曰爾輩某事如是某事如是其敢爾耶咸相顧驚惶帖息不敢逞公爲治威制豪强痛繩貪汚一切用柱後惠文要

使綱紀振肅民生樂業尤長於理劇積案如丘山頃刻掃盡號令風生有令行禁止之效蓋 國朝以來治嶺南有迹者以具觀察鳳瑞爲首公足相埒而剛嚴過之云及按關臬則手益練才益老沛然若無一事值歲大歉力於救民移粟江都煮鹽作醬以乳以哺胡使繹續舌官協同爲姦利其費無筭公常痛嫉至是飭列邑勿給賂紬胡忿恚肆言公亟斬通事頭懸之龍濟館前羣胡大驚震栗胡使亦懾伏語舌官曰爾國關西伯卽他日伏節死義之人吾安敢不敬是行減紬幾累萬匹定爲永式大治慈母城盛其儲胥倣營平故事開屯永柔倚農器其中積穀數萬斛以圍城爲西路咽喉修城浚濠祠享勝國名將朴犀公久綰管轄之重務爲經遠之圖不事姑息聚石平壞城內以待日後選善射士逐月試才武士競勸兵力壯實有千金子乾沒公貨姦跡狠藉啓請誅戮以除民害沮撓迭起終不聽其守法奉公如此公治尚嚴用孔明治蜀法然刑不濫無殞命者部下數百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使各當其任時或盛怒罵詈至不可堪其人抗辨不挫則便回嗔爲笑曰爾言良是吾殆不及也其虛懷開納綽有古人風以此人人感服

皆樂爲之用公宦轍所及輒著異能世以公爲國之
才臣余謂此言猶未爲深知公者所謂才臣如古之
張敞趙廣漢輩亦足以當之公則不可只以才臣論
也公事親極其孝與兄弟極其友出而事君忠義奮
發嘗爲海西貳倅上官設宴邀公公以　聖母幽辱
謝不往爲臺官論宗臣杭奉使驕蹇又論賊臣義徵
罪合誅亦引三尺極言得允乃已兩賊俱謀害　坤
聖者也公議快之希載罪犯大逆柄相曲貸其死公
爭甚力及希載奴將刑時相又欲勿問公據法堅持
或止之曰恐大臣不悅也公曰子欲以　聖朝臺臣
爲執政私人耶及至辛巳國有變故人心靡定先公
時在政府毅然守正公歎曰吾兄樹立殆非人人可
及豈不有光門戶乎噫公行修家庭達於　王國其
識見之高抱負之大自有所本故見於日用云爲者
無非忠君衛國之一端夫豈區區輇才小局所可倫
比也哉公諱世載字持叔爲人風儀雋偉軀幹洪碩
有熊豹奇傑之姿人望之凜然生怖畏心少時婦翁
李相國尚眞一見知其非常人也公始爲蔭仕中擢
巍第終登卿列立朝僅廿二年得年止五十九前後
所踐歷典設司別檢義禁府都事掌苑署別提長興

庫主簿司憲府監察工曹佐郎黃州判官南原縣監
成均館直講兵曹佐郎正郎待講院司書文學司憲
府持平司諫院正言京畿都事東萊府使兵刑禮戶
四曹參議承政院同副右副左副承旨慶尚平安道
觀察使漢城府右尹戶兵刑三曹參判司諫院大司
諫承政院都承旨兼同知義禁備邊司有司堂上京
畿觀察使陳奏副使也官未躋八座壽不及六旬脩
途方騁長筭遽終悲夫公之治理不多教條唯持大
體氷蘗自飭克繩先美使燕厲操益苦爲殊俗歎服
奉職恪勤其所耿耿只在補益公朝晚歲薄違之政
亦得綱節其他思欲建發延席籌畫廟廊者盤紆在
腹十未一宣君子重以爲歎也　上亦聞公訃悼慟
不已特下隱卒之敎斯可以觀君臣之際矣公雅不
喜黨論平生口不出適莫語友道甚簡所與深者唯
李晉守喜茂李參判徵明數公而已我先公秉公絕
私與世寡合公獨一心敬仰每事必咨稟而行先公
亦深加倚重不避內舉之嫌屢有尉薦及公望實愈
隆世益服先公鑑賞之明也公葬于廣州之牛山以
夫人全義李氏祔無子有繼子宜龍宜龍亦無子早
歿子宗人子普詰公之後事陵替至此亦天道之不

可知者也公以先公之故愛余殊甚常有知遇之感今於墓文之托烏敢不鏊竭微誠顧荒拙是懼銘曰

維人所秉莫尚倫彝亘古靡虧在家而篤于邦則達衆美斯括於惟我公既厚其本壯厥關鍵黃樓辭席桓臺誅兇歲寒知松義辨崢嶸聿著勁脊蜒酋褫魄鰲山增重浿水揚清厎績于京如雷震地若風行空何往不通訖其外庸坦道在前望實俱全揆庭之須鬼伯忽催朝右色厥有瑩斯石太史作銘髣髴英靈颺休紀善庸告來後永世不朽

刑曹判書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昔周之康王稱揚文武之遺烈以誥諭臣民曰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蓋文武之德固至矣苟無勇敢忠實之臣戮力而來助之則卒無以得儐其治功矣洪惟我 肅宗大王久道化成羣才畢登廼簡抜李公弘述於璿籍中爲訓鍊大將一以輦下親兵畀之于時兇賊堵立國勢危疑公一朝佩將印領羣弁而衆心帖然以安於是中外人庶咸一口言曰我 聖上既得干城之將任以心膂國事其無虞矣公掌訓局五年而 肅廟上陟兇孽乃吐氣相賀曰吾輩可以逞矣倖相九萬之黨遂與鑴積餘黨

協謀陰伺嶼蠍是時　景廟新卽位無嗣宦妾用事憂端潁洞會臺臣上章請　建儲大臣金公昌集李公健命李公頤命趙公泰采入對申請　上入告東朝承　慈旨封今　上爲王世弟命下諸糾結幽奧者憤然不平遂有逆臣鳳輝疏泰耆世良疏繼之意愈兇慝已又一鏡眞儒弼夢明誼等諸賊率其徒聖時宗厦楷托以應旨聯章投匭宦妾從中應和事機尤有不忍言者俄特擢一鏡秩大行屠戮首下備忘記以爲李某奸兇蔑倫陰懷不測之心不可置之將任發遣宣傳官奪符以來亡何司諫眞儒請究問公陸玄事蓋公時兼捕盜廳玄爲盜所引變名幻服情迹叵測旣輸結黨爲盜而徑斃於杖兇黨捌蜚語以爲玄知金公昌集陰事公受金公嗾撲殺使口絕乃杜撰也時公與金公共奬　王室渠輩有謀不敢動甚忌之欲先殺將相仍行大事旣粧出玄事又做宮城扈衛之說危逼　東宮遂以淫刑加公公時年七十六臨刑辭氣凜烈不少屈金吾軍卒無不吐舌驚歎兇徒又收徐德修且誘且喝德修卽　東宮嬪之姪也兇徒乘德修昏絕出一案使德修強押又恣意脅公公大言曰死易耳吾豈誣服者哉竟卒於桁

楊之下寔壬寅五月十七日也先是兇賊葦嗾逆豎
虎龍上急變書書中誣及　聖躬語極狼藉令人髮
豎其收德修意在證成虎龍書以上浸　東宮而又
必欲受公誣服以實兇言其後鏡賊教文所謂若遂
宮城之陳兵一句語卽指此也眞儒族弟眞洙又倣
法請施孥籍之典　上之元年首誅鏡虎屛黜羣兇
追伸四大臣冤不待考案而復公官又命贈崇政大
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世子貳師又命
祠宮賜祭粤二年丁未兇黨復得志盡仍前案壬獄
之誣自如而公之官贈亦被還奪羣兇方排布內外
釀成戊申之亂凡係　聖誣無不煽俑終爲舉兵羣
醜之倡導由是兇孽益肆義理滅絕國之不亡亦幸
耳至歲辛酉天誘　聖衷誕降大訓命燒壬寅誣案
並還追削諸公職而公之復官贈爵又復如初於是
辛壬義理昭揭如日星而忠逆之分不待百年而定
此公終始伸屈之大略也公字士善　中宗大王子
德興大院君　宣祖之本生考而河原君鋹唐恩君
引齡凝川君潡三世襲封至諱錫漢始離宗籍贈吏
曹判書卽公之考也妣贈貞夫人慶州金氏護軍光
翼女公三歲失恃事判書公克盡誠孝爲人沉毅寡

言笑富氣槩善騎射二十九登乙卯武科丁外憂以
善喪聞制除用射藝陞緋連爲慈山平山昌城宣川
四府使所江防禦使因褒啓陞嘉善爲黃海兵使已
巳爲權貴所忌左遷吉州會寧二邊守甲戌更化爲
平安兵使統制使自後再爲捻戎使一爲御營大將
爲北兵使京畿統禦使庚寅有西顧憂再出平安兵
使入爲漢城左尹出水原府使丙申遂有訓局之命
連貳刑兵二曹又特陞資憲以 肅廟入者社推恩
陞正憲拜判尹刑曹判書公自以宗戚之臣蒙被
聖上之倚任必欲以一死報答知遇遭罹時變誓心
瀝血卒成殉國之大忠嗚呼偉矣余嘗謂公之死有
絕異於凡人者有三持危定傾一心炯然則以 大
行而死殺機蹶張終不易辭則以 震噐而死陰謀
密計亘十數年未已則以三百年 祖宗鍾簴而死
焉不但以一身一節死也公抱負經奇志慮貞確義
所當爲奮不顧後少時息菴金公錫胄嘗期以國士
申公汝哲簡亢少許可獨深推許公公於末年有大
樹立百世可傳先輩鑑識之明夫豈偶然也哉夫人
廣州金氏贈承旨廷鐸女與公合窆于楊州玉流洞
生一男二女男世禧女適沈壽徵趙明復世禧無嗣

有繼子明翼以公任爲叅奉外孫趙德中水使明翼
有三男亨德亨國餘幼銘曰
天潢貴派厚厥亨毒篤生駿雄佑我 邦國早事韜
鈐藝妙穿楊西州留績統南北方中權筮叡恩顧殊
特擢長三軍倚如柱石逝將需公以擬艱棘 景宗
元二國事罔極狐鼠窟穴挾以腐子盤互辟倪鬼陰
神秘沉沉黃土鬱鬱丹衷公歸帝所手抉雰霧三案
痛洗五倫昭晰玉流之阡堂斧巖嵲有銜未洩光氣
熊熊堂堂丈夫間世一逢或時發現又罹鞠訊臨危
永念已矣難作我述遺美以慰叡魄維千百禩過者

必式

左議政寒水齋權先生神道碑銘 并序

肅宗御世之四十三年 上有疾臨浴温陽之温泉
寒水齋權先生新承貳公除旨不敢退處私次進住
槐山村舍上章待罪 上優批慰諭命史官偕來
上必欲致先生許遞職名以布衣入見恩禮出常先
生不得已準 行宮扈駕義戎服入對 上喜甚使
之前勉留勤懇問治安之術先生對曰天下事無一
不本於人主一心治心之法又本於一直字臣師宋
時烈臨命亦以此訓門人仍陳尤菴先生所秉春秋

大義勉　上繼述　孝廟志事又言　殿下勿以聖筭晚暮懈有爲之志昔衛武公九十猶作抑戒　上動容嘉納亡何留疏徑歸晉右揆陞左亦力辭不拜

肅廟眷遇終始不替數遣人餽問有謏甚者亟加罪斥　景宗元年辛丑八月二十九日考終館學儒生皆走位哭門人加麻者數百人　肅宗既上賓兒黨復用事素有怨毒於　肅廟一反　肅廟處分使謀逆誅死人之孫致雲誣毀先生削其職名今　上即位復官致祭不用狀特諡文純聽建院祀享先生諱尚夏字致道系出安東高麗太師幸之後譽組蟬嫣入我朝參判克和參贊襄平公珹俱顯至奏樹察訪諱霆善山府使諱聖源司憲府執義諱格先生之三世也執義公亦以直道顯娶都正李楚老女以崇禎辛巳生先生天稟卓異自幼已有鉅人器量市南俞公賞之二十一中進士先生蚤游尤菴同春兩先生門及遭艱遂永絕世紛專意爲已學憂吉從尤菴華陽講四書啓蒙繫辭洪範內篇乙卯尤菴北謫偕諸門人疏辨盡室入清風峽中靜居潛翫俯讀仰思終身不復出庚申尤菴自海島還先生往省之自此十年强半在華陽門下商訂程朱書尤菴深喜爲

吾道得人題先生居室曰遂菴取薛文清語也又命之曰寒水齋盖用朱子感興詩語以示心法相傳之意其托付之重可見矣先生自少已以大義自任出處雖與尤菴差異其道則一盖尤菴不遇 孝廟則亦必不起也且甲戌後尹拯之黨挾幸相而起祖述鑠賊又庇護希載長其兇逆先生見世道日入長夜遂采堅介石之志而未嘗以徵意示人故人鮮有知之者矣先生始除 恭陵參奉又除 順陵轉義禁府都事尚衣院主簿工曹正郎擢拜司憲府持平轉掌令執義成均館司業侍講院進善宗簿寺正戊寅特陞戶曹參議移吏曹參議兼贊善祭酒癸未又陞戶曹參判拜大憲吏參壬辰特除判尹移長天官此皆先生前後除授之官爵而力辭不受者也當尤菴之受禍也先生往迎中路後命至先生入就訣尤菴握先生手曰吾嘗以朝聞夕死爲期今終無聞而死此後惟恃致道矣學問當主朱子事業當主 孝廟大義又舉前日告訣書直字義申告之其所眷眷托以斯道者皆法門要訣授受之丁寧如此 上欲復 魯陵及 慎妃位號令百官議又問先生先生議略曰靖難之際 魯山讓德傳位尊爲 上王初非

放廢而末後處置亦非　世祖本意也今若追復位號可得無憾於神人又曰　愼妃以　中廟潛邸時元妃無罪見廢在當時則金淨朴祥請復之論實爲正當既終廢棄未行封典則此爲　先王廢妃今若追配恐違子思所訓　上遂命只復　魯山先是朴世堂毀朱子四書註撰李相景奭碑誣辱李相之孫又申加誣辱先生疏辨因斥世堂毀經事尤菴嘗以我東於　神毅二皇恩義俱不可忘有意祠享在耽羅以此托先生至是卒成之士類或不能無疑於義起樂禍者又持之先生以爲義關尊周不少撓就華陽立祠以　毅皇殉國歲正月始祀　上又欲廟祀國中以問先生先生力贊之朝議多不一　上意未已竟築壇祀之今大報壇是也　上嘗御講筵從容語先生弟尚游以願見先生意　上心之傾嚮至矣初先生與尹拯同事華陽拯自其父附賊鑠貳於師既以墓文事構隙轉肆誣悖先生惡而絕之至乙未源流事作拯之心跡敗露無餘源流者市南所纂輯禮書也市南使拯修整之後市南孫相基欲入梓拯推托不許蓋是書編纂拯父亦嘗助之拯之推托有意也末乃以朝令刊行相基索淨本拯與其子行

教匿其書不出曰此吾家書也相基以初本刻之求
序於先生先生聲罪拯甚嚴至曰父事之地用此蘇
張手段又曰邢七狼狽本來伎倆鄭公澔亦跋其下
罪拯亦同書進御　上怒特罷鄭公鄉儒覬　上意
疏詆先生先生拜章請譴曰拯祭俞棨文謂先生子
視拯拯父事之恩義之篤可知生前受托死後相背
臣謂蘇張手段者此也拯於四十年服事之師誣毀
斥絕視若讐人今於棨亦然臣謂邢七狼狽者此也
　上久不報及賜批大有未安意正言趙尚健力諫
被竄賊臣眞儒乘機進窾言被奬納賊臣鳳輝與其
黨鄭栻玷玉堂劄誣先生　上命罷先生職已拯徒
崔錫文等發拯辛酉擬與尤菴書詆辱及於先生館
學儒生次第疏下或書進尹宣舉墓文或論下擬書
　上一切拒之蓋　聖心於此始不能無惑及至甲
乙爭論事實自白漸有開悟亡何屛黜邪黨索入拯
擬書宣舉墓文特命收敘先生賊臣命尹等稱洋儒
上右拯疏丞罪之　教曰昔年下教在墓文擬書未
見之前既見乃有今日處分予心一悟是非自明雖
謂之有辭後世可也父師輕重之說今不當更提下
肯追罪拯別作文字著爲公案使後王勿撓　肅廟

以英明之姿閱歷世故雖不免一時過舉苟見義理是當改之不淹時刻雷厲風發　大聖人所作爲夫豈常情所可測哉嗚呼偉矣先生墓在忠州東谷與夫人李氏合窆夫人郡守重輝女婦德咸備宜爲君子之配有子煜府使煜生二子二女養性定性俱郡守女爲士人李思徽觀察使黃梓妻而濟應震應二郡守出也先生又有旁出子女而不並錄先生狀貌魁杰宇量宏大及至年尊學成德義深厚氣象嚴重制行未嘗有斬截崖岸而防限不違言議未嘗有激訐峻險而剖判必確前後居憂哀慟不欲生至於髮

變友兩弟甚至事傍尊克篤以至閨門之內倫理恩愛兩無所憾此則內行爲之本也若其論學則嘗著理氣互發辨又斥草木禽獸皆具五常之說且辨陰陽升降之說具載文集後學皆可取正而考信焉先生講明義理該括靡遺晚更深造亦多究前人所未究者至若經綸之資實出天得智慮既周濟以經術上泝千古下及當世要其終自有一部活局不可與世儒固滯者比論矣宋先生之學得自栗谷究極考亭而先生承正矱益窮其蘊奧守成軌自合夫節度遂與師道同其屈伸雖禍事有輕重而其以拒詖闢

異爲已任使世道有賴斯文增重盖與宋先生略同殆難以差殊觀矣嗚呼盛哉銘曰

天有大道惟人則之終古如斯乃生偉男惠我東隅與世作模德業崇廣經緯浩博範圍斯廓潛思實踐弗失尺寸積厚發遠屢辭商聘不改嚚嚚人仰高標出處之義吾有所受夫豈屑就巴溪一曲江漢秋陽德音不忘釋祀 二皇大義昭煥先生攸贊再斥尼奸力抗師道克正嚮道猗歟大案俾後勿撓特降訓教懷賢發夢庶幾來覲恩禮殫盡温泉之幸爰遂利見握手纏綿薪膽遺恨 弓劒遽捐此義黯然昔衛武公九十抑抑宜益警飭 上尚其忠擢之三事百僚改視概厥平生寔稟間氣本末有煒四七之辨陰陽之說申析纔列發前未發其旨密徵如旅得歸我諗良史誰述儒林以垂來今蘂丘肅肅有谷清幽遺芬永留

刑曹參判金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相稷字汝時延安人麗朝號爲蘿菖山人濤之後也蘿菖公有文章入中朝登第負盛名於世是生自知始仕我朝至大官謚文靖二世而友臣爲 成廟潛邸師官知中樞謚胡簡胡簡子領議政詮相

中宗以清白稱謚忠貞三世而諱悌男以　宣祖朝
國勇被禍於光海時後謚懿愍卽公之高祖也曾祖
諱珪進士與懿愍公同禍祖諱弘錫安城郡守考諱
潦漢城府右尹妣南陽洪氏通德郎處久女公出自
名家蚤有華聞已已痛　母后廢不赴擧洎復位始
登乙亥別試時望蔚然選承文院屢陞至博士兼奉
常直長例陞典籍轉兵曹佐郎自此出入臺閣爲正
言持平獻納掌令司諫執義又入春坊爲司書文學
弼善輔德庶司則兵曹正郎司藝掌樂司僕正選三
字衛以暗行御史廉問慶尚道甲申擢拜承旨屢轉

至左尹爲禮工戶刑兵曹參議參知僉知中樞大司
諫以冬至副使赴燕出爲星州牧使谷山府使江原
咸鏡兩道觀察使漢城左尹刑曹參判都承旨公爲
人端詳雅靖外溫內勁當其初入臺也李公願命新
拜諫長以其兄名在丹書歷暴情勢詞旨甚哀　上
疑意在伸雪其兄有此探試亟命遠竄雷威震疊時
適值引對入侍者無不戰慄失措公進伏榻下極諫
　天怒之太過　上又下嚴責公遂引避而退擧止
雍容甚可觀也同入者與公異趣而亦稱歎以爲不
可及李玄紀以護逆竄絕島會遭喪有請骸法寬假

者劾之論咸鏡監司李東郁圖得廟薦備局堂上權是經素乏名稱並請遞罷是時柳尚運崔錫鼎等當國務寬已已以後諸兇罪公又繳還睦來善李玄逸權大運金德遠柳命賢睦昌明宋尚周李玄紀希載奴業同宥赦之命當 仁顯遜位武人蔡以章欲率軍校上章爭之黯黨沈季良誣以發兵以章將被戮羣情憤痛至是季良因此流竄時輩又貰之公爭論不已始 上屛黜權兇起南九萬爲相九萬覘 上春秋向晩意一朝晏駕則今日討倫紀賊之大臣將不得保其軀命時希載謀害 坤宮之罪已發露希

載者後宮張氏之兄也九萬及復救解而白出之尹趾完又言張氏曾履尊位當別加供奉之節事機漸至危亟希載意張氏之未復位特以 仁顯在也仁顯若不在張氏之位自可復矣遂恣行蠱呪 仁顯竟薨既薨黯黨異始復等至欲聯章請復張氏位九萬黨異道一亦關通謀議柳尚運初不與九萬事及見時勢變遷乃投疏自首九萬之出脫希載實與同議一世尤嗤駭之公偕持平李東彥正言黃一夏等請竄九萬尚運道一嚴鞫始復又論大司諫李益壽伸救南柳之罪並與趾完而罷之 上英明冠古

敦尚儒學朴世堂譏侮朱子轉而悖辱及於尤菴公辨斥益嚴斯文有賴焉至若處禦掖而匡正君違居外服而蘇剔民隱又其耿耿方寸者也嘗極言崇儉厲廉之道因論嬪御第宅宏侈用度不節又言省謁陵寢不念乘危之戒　春官講學不宜久停以貽十寒之慮皆蒙嘉納以旱荒請蠲畿邑除役之獎自衣繡還以別單陳列一道積瘼多所更革賑飢南邑多聚米穀極意濟活民無捐瘠者方伯以聞特錫馬以奬公屢任藩府必先定規模不求浮譽惟以慤實無僞自飭儕友初頗笑其拙後乃大加歎服蓋公性處置嚴正討罪誅慝俱協物情羣下頌服而公等之奉承將順使邦綱克樹人心大定者其功亦有不可掩者矣時有鄉儒柳沆者受指時輩投匭以辛巳獄爲誣公又論請加罪又論姜世龜李命世朴萬昌朴逛之罪世龜當辛巳處分時力救張氏而妄引曹慤子母鹿事爲言語極不祥命世爲張氏立節以辛巳比之已已黃裳之變尤極悖逆故俱斥其扶護者而兩朴卽承趾完後而同其意者也公處臺閣幾十數年遇事必言言必硬切流輩莫不推許之尤於名義一節不敢放過前後論爭率是關係倫常之重者尤

本淡素其於世所希慕繁華盛觀雅尚不存故自能如此也爲東伯也撰詞頭者稱公以氣度温醇實内堅於操守見識通敏不自衒其才能觀者皆歎之曰此二句於某令公可謂善形容矣其任星州余爲方伯書其考曰政清如水語幕僚曰吾今不愧筆矣赴燕時同行頗以刻廉皎厲自喜於公特敬重不敢有加徐相國宗泰甚賞公廉白至作詩而贈之李公綷聞公喪貿布以斂歎曰才自北還其貧若此可敬也公以辛丑三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六十一葬于楊州金谷以貞夫人清州韓氏祔左夫人承旨構女德行俱備内助克虔後公十九年卒育五男一女男熀燦燈燻無子子載祿燈生子載尚載祿載淨而末庶也燦無子子載祿燈生子載望載恒載崇燻生子載彥載俊燸亦無子子從兄子載文李婿子文濟文科察訪玄孫以下及幼者外裔並不錄公自幼有美質淑行不假修飭自成軌則尤勤於學業未成童已淹貫四書三經誦數殆至千百而心經朱書尤是平生用工得力者也傍及詞章古文如莊馬國策等書亦皆泓涵演迤以爲已用以是學殖甚富文思不匱人謂是少年不可當公則粥粥若無所能恬靜自修索

居絕游舉世嚇腐曾不一睨事父母孝誠天至常侍
傍側隆寒盛暑未嘗退在私室有疾寢處其側雖夜
艾一呼卽對右尹公晚年喪子悲疚甚公以是時登
第大慰親意人歎公孝感公嘗爲養乞郡未及拜而
右尹公卒 肅廟爲親製誄文以道嗟恨意是則公
之孝又感動於 聖主矣銘曰

惟公挺世綽有茂資孝出天得清畏人知立朝秉直
名義是扶屢典藩州治理卓殊惟勤惟恪一心端介
衆趨之塗吾自挹退胡不少假俾究厥施遠駕方驂
天奪韁轡惟其令名載茲貞石於千萬年永爲後式

右議政益興君洪公神道碑銘 并序

顯宗大王十一年己酉擢南陽洪公爲議政府右議
政從人望也公諱重普字遠伯南陽之洪出自高麗
太師殷悅訖麗朝五百祀奕世載烈屢公屢卿事蹟
斑斑見史書爰暨我朝有八葉科甲之盛至諱聖民
事我 宣祖職太宰典文衡以德行爲士林領袖謚
文貞寔號拙翁而其子諱瑞翼值昏罔顯止分貳騎
曹歸成二嗣諱命耆以關西伯殉節虜難特謚忠烈
命夏位上相卽世所稱沂川文簡公者也忠烈娶參
判申鑑女以 萬曆壬子生公公幼有氣度蚤詣夙

就技藝亡不通騎曹疾革命公彈琴年纔九歲人異之乙亥魁進士聲譽藹鬱次年虜東搶忠烈率兵勤王遇虜金化力戰死之公聞報拊死奔赴殯斂如禮終事無憾及奉靷返舊山路遇風幾危公哀號祈祝俄而風定遂利涉人謂之孝感服闋除　康陵參奉不就又除　英陵移　東宮侍直已遭承重喪守制鄉里公自禍變後決意廢舉因大夫人力勸勉就功令中乙酉庭試前一年沂川公亦釋褐至是朝野皆賀得人選補槐院拜注書薦入史局例陞典籍由是出入春坊臺閣爲司書文學正言持平獻納間爲兵

曹佐郎正郎禮曹正郎出爲星山縣監京畿都事公屢入臺垣遇事盡言不避觸忤　孝廟新卽位將賜故相尹昉謚相臣趙翼撰節惠狀以文字失察命金吾照律竄配議謚玉堂公言人之罪犯有故有眚故者有意而發雖輕必罪眚者無情之失雖重可恕古所謂眚災肆赦者正指此也今此不察眚也非故老病大臣尤所當恕儒臣流配亦涉過中　上嚴批不尤其在縣邑又釐革弊政一境大治以長子尚主徑遞民惜去立碑追思選入玉堂爲修撰校理逆臣自點自　先朝結奧援用事至是公議齊發竄遂遐裔

以赦令量移公力爭亡何巫蠱事發實自點與　先
王後宮趙氏母女同謀而爲之者也公又詣閤請正
法其守三尺不撓如此用廟堂薦陞拜水原府使丁
內憂既吉爲承旨陞至左貳兵部公雅負才具及任
折輔巨鎭益著撫綏軍民之效時　上方有大志銳
意修攘　主眷時望上下交注以爲保障重寄非公
莫可任遂晉秩爲江華留守襲先勳封益興君公節
財用修城池鍛敝兵甲鍊束軍校各得其宜周歲而
文武大穌咸可卽戎遞入爲戶兵工禮刑五曹參判
爲都承旨者四大司憲者三大司諫者二　上與母

弟麟坪大君濬友愛至篤每源源相見及聞疾欲冉
往問之喪又終夕　臨視哀動中外又有明日動駕
之命公爭之曰　國朝以來未聞有親臨臣喪之儀
蓋情有所節禮有所裁而然耳今　殿下連日駕幸
任情悲痛不顧　聖躬之損傷　殿下縱自輕奈
宗廟　慈殿何一日至於三啓　上終不聽世龍妻
者趙女也逆節狠藉而屈法流竄至是命放釋公又
繳爭不已俱諫長時事也兼南漢守禦使及登八座
歷長工刑禮戶屢爲都憲參贊政府專綰籌司事務
久任樞轄應手沛然恢有餘地尤長於翰略故前後

四入本兵積資至輔國崇祿大夫屢兼判義禁　顯
廟有疾連五歲臨浴溫陽湯泉公隨駕至四備著忠
勞公周流六卿殆至十載望實並隆左右俱宜衆歎
枚卜之遲及大拜命下羣情翕然公三上劄懇辭
上批之曰卿之德量允合輔弼次年承命往審北關
諸陵既還陳列關防利害沿路民瘼多所更革請
褒錄久虜者與有孝行者並允北人感悅公之爲相
惟持大體不以鉤摘刻深爲能一意寬民務令葦固
邦本緩急得力尤扶植言路必請　上包容掌令趙
世煥誣辱公非常　上怒甚將施大譴亟上劄伸救
甚至人服其量公常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心適
值比歲兇歉積有傷憊竟以辛亥四月二十日卒于
位夫人李氏判書顯英女與公同年生其德亦克類
公卒之十一年將改葬公於驪州夫人自京往會遽
卒於山上遂更卜地與公合窆於砥平花谷之新岡
於是乎神道人事兩無憾矣有子男女俱三人男得
箕尚　孝廟女封益平君生子致祥主簿次得禹觀
察使娶副提學金慶餘女生子致中領議政女適郡
守朴聖漢左議政李台佐士人權燗次得周娶判書
林瑮女早夭無嗣女適郡守韓如愚寺正李寅燁士

人任陞而牧使韓世箕永箕鎭箕別提顯箕李定坤
厚坤任士元其出也曰贈持平泰猷主簿之子泰奉
濟猷府使晉猷領相之子而泰猷生縣監益宗奉事
益大正言益三濟猷生參奉益彬進士益弼晉猷生
益詰益宗無子以益三子相殷爲後益彬子相胤餘
幼者與外出遠者俱不錄公爲人祿順而裏方用和
而持正平居恂恂孺子可狎當大是非輒裁以義理
毅然有不可犯者自經虜難至痛在心無出世之意
而既迫於慈訓屈志朝簪則惟以劉子羽自期務一
心徇國以陰贊薪膽之圖　仁祖之末勳貴鴟張互

相擠援一隊清流又與山林遺逸交勗以激揚之道
卒之標榜各樹分裂已甚公則介特不倚超然於色
目之外又以姻連　王室深自韜晦不欲混跡於名
塗馳驟之場及夫出入中外才猷淹發遂致年除歲
遷終臻大僚而乃其一心只在於登進儒賢以輔
聖德其於二宋先生扶翊薦揚殆無餘力古所謂斷
斷無他惟彦聖是好者公實庶幾焉公常慮宿衛單
弱請就畿內軍兵抄揀精勇　上從之命公掌其事
公親加操鍊名以精抄是後凡有動駕輒以精抄軍
隨衛　上見其軍容之盛大加稱賞曰此卿力也至

肅廟朝改稗禁衛營仍屬兵曹爲大軍門始之者
實公也公坦易明白未嘗爲布被之行以沽時譽而
顧有畏人知之清貴主嘗造獻羊裘寢帳以與族戚
之貧者以至服食器用不見其有異鑑識絶人賊鑷
飾貌欺人公獨斥而遠之尤菴深歎先見之不可及
歲癸亥公之諸孫謂不佞曰先祖桓楹之文今以屬
公其屬公之意公必知之矣余曰已知之矣昔我先
君屈跡荅路公一見而器重之語之曰君毋以官小
自沮異日扶顛之責非君誰任已又尉薦于朝先君
沒身有知遇之感今以狀德之文屬我者殆以是夫
然不佞年今七十加五精神消亡特尸居餘氣耳其
何以綴成大文字用副深望辭之不得輒敢力疾而
爲之銘其辭曰

洪在我東累世奕葉至于南寧奮義殉國有嗣克賢
遺美是式屈志纓弁慈訓攸迫芥視榮塗名利匪樂
維昔子羽槩同心跡遭遇明聖左右儒碩永安詔
頒公志亦索遲徊眷顧黽勉昜軸不安于朝天奪又
速究厥抱負十未一暴世故沄沄益思舊德瞻彼九
原恨甚難作我追先誼紀公徽績尚俾來者徵茲顯
刻

判中樞洪公神道碑銘 并序

在昔 穆陵之季昏君嗣位幽廢 母后屠戮 王子彝倫墜地國脉將絕維時我 仁祖大王倡率四方忠義之士起而大正之指顧之間天地昭明協氣流行斯雖由於 聖人之作興而苟無賢俊應運齊效力能昌以見大業之亟就若是哉於是紀之旂常列爵維三其一曰奮忠贊謨靖社功臣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南陽君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南陽府院君洪公諱振道字子由系出京畿之南陽府有諱先幸始仕麗爲金吾衛尉九傳而子徵官參判曰副提學洞經歷彥光吏曹判書貞孝公曇贈判書宗福同知敦寧熹連世有人敦寧寔爲具文懿公思孟女婿公於 仁廟爲從母兄弟公幼已有氣度人遇諸塗驚曰夢見兒乘龍捧日此眞是也大貴其徵此乎壬辰之亂隨文懿往留龍濟時年九歲動止如成人癸丑簽仕別提轉金吾被白沙李公賞識遷四五官出宰木川縣爲政不撓豪右時兒徒鴟張有啗以科利者立却之 仁廟戲曰何不少屈對曰得此科何

用仁廟笑之公於 上屬親而情密初潛受知忒
深及光海益悖公係念 王室慨然有匡復之志與
中表具宏申景禛諸公密謀弟振文亦預其議衛護
周防等無遺策勞勣最著光海以疑殺綾昌君佺
仁廟以同氣朝夕方虞其及而又疑第宅有王氣
仁廟卽納其宅無可往公乃空其家以獻會 元宗
薨于私邸光海又伺察弔客公晝夜相守斂襲必親
仁廟泣謂親在盍少避曰禍福有定安用避癸亥
三月十三日與諸公會西郊大勳旣集 仁廟躬詣
西宮庭立候 慈旨門扃夜深公曰當此危疑之

時何可不隨入公旣入承旨史官亦隨時 仁廟見
公至色乃安遂奉 仁穆大妃復位以命廢光海策
公名列三等訖之教曰洪某等何卑也陞僉樞出汚
仁祖登寶位首拜公工曹佐郎及第功也 上見
川郡守适造叛 上幸公山命 一臣押光海移配濟
州其人托疾公替受命行至泰安賊平仍令公還置
舊配間多參錯事有至難而談笑處之夷然若無事
人服其機智已陞嘉善封南陽君徵文坐罷民追思
立碑次年爲富平府使秩滿又循借寇願入爲副摠
管拜公州牧使用鋤莠勞陞嘉義由右尹拜南陽府

使大有治譽周年而遞丙子邊遽至方議去邠又將
移光海喬桐朝議欲送公 上以獨賢難之諸大臣
皆言此時此人不可出外遂改命公則隨駕常在
上左右多所咨決 上幸虜營與定要約既還都公
白 上曰此後必有大難處之事 皇明再造之恩
彼亦知之不可不預有質定若或不聽更諭以後有
强隣脅以不義其將從之耶如是警曉其意可動而
我義亦伸矣 上曰善其言之廟堂時廟堂方主和
事不欲舉 皇明遂不應公歎曰後其悔是哉及有
徵兵事主和者乃謝公曰不用公言吾輩過也噫當

冠屨倒置之日以 皇朝舊恩明言於朝廷者惟公
一人而已餘皆噤默彼哉何足道也公勳戚也素與
申具諸公親好又與士論異趣故人或有執跡疑公
者而廟堂一言甄義凜然不勞辨理公心自白斯可
見本末之無可憾矣丁丑以執鞚錄勳陞資憲連丁
內外憂前後持制哀毀踰禮絕而復蘇制訖拜都摠
管全州府尹知敦寧兼知義禁以奏請副使奉命出
疆 上宣醞西郊軫其衣敝特賜錦段異數也還陞
正憲參鞫會盟又進二階拜判尹兼判義禁守三尺
忤 上意人以爲難已拜判中樞已丑五月 仁廟

升遐遺命專任喪事備經勞傷洎日甚至臘月晦卒于家享年六十六訃聞震悼遣中人護喪別賜棺木葬南陽清明山先塋至今 上甲子稽國典用危身奉上布德執義二法謚曰忠穆配贈貞敬夫人坡平尹氏衆判重三女男溥平市令庾男泫溥男聖元僉知達元學元女適尹以熙庾男贊元文科縣令聖元男瑺文科參判南溪君達元男琢瑬琑璉玖武科學元男璟瑀珹瑭男麟祚進士鳳祚文科大司諫龜祚進士龍祚文科觀察使琢男德祚琬男永祚命祚昺祚璉男謙祚啓祚瑀男益祚履祚麟祚男樸郡守鳳祚男樣楹龜祚男梓龍祚男檍檥公宏偉有局度不侵爲然諾居家敦孝悌立朝秉忠純慮事饒籌略刑家御衆內外斬斬 上倚毗特盛由骭髀少可進塗多蹟惜也惟其好廉自克位益高而礪操案堅嗚呼是可銘也已銘曰

洪於我東厥有二宗一出唐城慶著勳庸維公之先寔祖金吾學士亢亢名節卓殊貞孝之生際我 昭敬純行潔操克裕後慶倫圮之世恐作去就整頓乾坤有血一斗零翳既廓日月光明此功此志孰敢比并尤有大焉不忘壬辰我用篆之昭示千春

碑銘

金剛山雲坡堂大師碑銘 并序

余里居楊州之陶山日與田更野叟徜徉阡陌間忽有緇衣者詣前求謁問之則曰貧道杆城乾鳳寺僧雙式也竊有所懇句不計道路遠近敢以見余曰山人無求於世又何有於余而辛勤若是式曰佛教以無爲爲宗無爲故無求然闡明師道傳之來後亦法門之所不廢也今將鐫吾師靈蹟以夸耀叢林願得夫子一言是以來余曰余儒也儒釋不同道吾蔑與爲之力焉且吾病未能也爾姑去式頂禮再三固要請不肯去余曰爾師果何人而感爾之深至此抑其有承繼之可稱妙悟之可言者歟式曰吾師名清眼字法藏號雲坡姓全氏系出旌善而自麗朝徙居杆城仍爲郡人父曰忠亮母嚴氏嚴氏夢吞明珠而娠既生肌膚自香甫六七歲卽不喜羶葷見焞炙禽獸肉輒悲惻不忍食與同隊嬉戲必聚沙作佛人已知其爲出世兆也年十三入金剛山榆岾寺之大寂菴服事虛谷大師虛谷名懶白春坡堂雙彥之高足弟子而雙彥出松月堂應祥應祥出四溟堂惟政惟政出清虛堂休靜此其臨濟正嫡然也越二歲祝髮受

戒遍習竺典深得祖印餘事文筆亦超軼其倫中歲
携一笻遊嶺南湖西南入雲門山結夏還入金剛紵
卓錫乾鳳積數十年不出道益高業益修丁酉季冬
以微疾坐化前數日夢老宿引去昇天既化顏色如
生荼毗之夜祥光洞徹得靈骨一片藏于石鍾世壽
六十七禪臘五十三吾師宗派之端的如此道力之
精進如此而瑞應之炫煜又如此俱不可不識此貧
道所以反復申請而不能已者也余曰爾之鋪張叙
述固勤且至矣然非吾儒所可道也去矣吾不爲已
仍以一語曉之曰

虛無寂滅佛道云生今是假然是真當其假時縱有
聞外後宣颺非渠忻石而文之出儒門盡因以反存
彝倫

白雲山松川寺先覺國師碑銘并序

以虛無寂滅爲宗凡天地萬物有形有名之類一切
皆歸之幻化此浮屠氏之道也夫既歸之幻化則便
與飛塵空花無異其遺餘粗跡復奚用讚頌之賁然
而一遭荼毗咸思建塔建碣以崇美之又必借詞人
墨客之筆極意揄揚俾永垂於悠綿何其與渠家所
奉眞訣相盭若是哉余嘗訝惑於斯屢以叩之其徒

其徒亦不能對也我東箕條旣遠異說交騖由羅涉
麗唯竺教是張以故青丘一域伽藍鱗襲輒享其住
社高釋以風厲緇林光陽縣白雲山之松川寺亦其
一也是寺之創爲祀新羅僧道詵道詵靈巖人俗姓
金時君尊之爲國師其妙道慧業具著麗朝學士崔
惟清撰玉龍寺碑可以互見此不復贅述焉是寺初
名松林而山名爲白雞後之改稱厥有所繇語荒俚
不經非碑文可載有欲知之問諸髡輩可也大抵師
亦一異人也以其姿稟之高志力之强苟能歸依儒
術以求倫常之極致則融通純粹顧何所不至而乃
以好箇田地斷送於宵漠之界自安稗稗之熟終已
而莫之返豈其習俗之使然歟重可惜也寺舊有碑
見毀於壬辰倭難時今南之騖子大懼玄躅之久翳
請更爲文以揭此亦余前所訝惑之一端也請之力
終不可拒遂爲之銘曰

惟師之道不可思議直超法海高視千禮靈骨雖蛻
實光不滅心心相照水中之月

密陽表忠祠松雲大師影堂碑銘 并序

粤我 昭敬大王在宥之二十五年日本賊大舉兵
入寇 主上鄙在西陲兒鋒彌滿八路中外食焉者

多雉兎逃賊遂肆意蹂躪維時松雲大師惟政佛者
流也飛錫入高城諭賊勿嗜殺賊見其儀容凜然即
起敬戒其徒由是嶺東九郡得免屠戮之慘既而慨
語諸僧曰吾等優游飲啄皆　聖恩也今國危至
此坐視不救可乎乃募衆至數百亟赴順安時師之
師休靜方總諸道僧兵辭以老舉師自代遂從體察
使柳成龍協同天將破平壤賊隨都元帥權慄下嶺
南屢有斬獲　上嘉歎進階堂上使隨劉總兵綏入
倭營諭意清正三往三返盡得要領正問朝鮮有寶
乎曰無有實在日本若頭是也正色沮及還　上召
至內闥歷問事情仍教曰昔劉秉忠姚廣孝俱以山
人勲在國家爾若長髮百里之寄三軍之命無所不
可師辭以不敢　上亦不屈其志特給武庫鎧仗俾
抄擊餘賊已又助築城埤飭儲胥完保障即上印綬
抗章乞休不許丁酉倭再逞從麻劉二督府具有勞
勲特陞嘉善拜同知中樞辛丑又築釜山城甲辰奉
國書往日本諸倭相顧驚憚受約束惟謹還被虜男
婦三千餘口復命加階嘉義優錫賚以奬之是後年
益老乞骸自雉岳入伽倻山至庚戌秋示寂世壽六
十七僧夏五十七茶毗之夕得舍利一具藏之石鍾

建宰堵波師豐川任氏也父守成娶達城徐氏生師於 嘉靖甲辰幼有異質稍長讀書忽有契悟投黃岳山薙髮字曰離幻才思夙詣爲穌齋思菴高峰霽峰諸名公所賞識與詩人崔嘉運許美叔林子順李益之輩游爲詩清遒可觀有四溟集行于世然斯皆師之土苴粃糠爾固不足道也唯是禀氣豪逸自有達識明智從異教而不爲其教所囿出世而懷弭亂之志離倫而篤衛國之誠當賊勢潮驅霧霈匝天忠義鬱律不能自禦片言折伏羣醜尺劒建立殊績有不可以談空說幻之一枯禪比而倫之 聖教引古

英傑策勉者蓋亦深知其抱負之不常則豈不爲一時之教夫蓋代之偉男也哉嶺南之密陽有表忠祠以享師而休師以有最初勘難之功靈圭以殲賊著烈終又菊節與師並腏 肅宗朝命官供祭需 當宁又命給復所以樹風聲勸來後也師嘗存髯不去其長至帶亦異矣今遺像留在祠中余雅不喜爲釋子作文字有來請輒麾之唯師事跡絶奇義難一例斥却遂爲之銘其詞曰

人有五倫一則君臣臨難奮義有國無身斯爲正理名教攸遵呪梵持鉢佛也匪人獨守空門自甘夷淪

視世危亂寧肯嚬呻偉哉松雲跡幻心眞存髯至膝
有燁精神想厥雅意不屑緇巾蠻警卒起誓清氛塵
衷兵選徒師律一新榆岾救衆化彼兇嚚九郡安帖
全活惟均西山讓先用徹重宸歷載從戎箕疊鼎津
鹵獲侯多特侈緋銀釜營三返尤竭忱恂說寶語壯
氣薄秋旻以舌代鋒遠懾强鄰七年兵戈功在南民
聖情眷倚諭教諄諄曰昔劉姚勳比麒麟爾能屈
志佑我昌辰百里三軍嘉命可申師拜稽首其敢逡
巡臣老無能願垂慈仁秖林道場猿鳥相親是臣本
懷惘欵畢陳翩然歸卧雉岳嶙峋恩獎稠疊表節之
純毫光遽閟法運終湮塔廟湧空玄珠示珍凝川報
祀永綏千春遺像在堂爽氣氳氤給需賜復寵章式
頻惟此一着蓋飭戎袀非如前代渠教是因三師齊
享共作主賓酬功彰烈施及無垠我述其事刻之貞
珉爰俾鶖子師義冥循毋泥虛寂追師濟屯

碑

尤菴受命遺墟碑

嗚呼是爲尤菴宋先生受命之地也歲己巳羣兇將
行大事以先生道德爲世宗師先逞毒手是年二月
謫濟州已又交章請拿至是縣而後命至六月八日

也嗚呼在昔孔朱之聖猶脫於難嘉之禍今先生不
免焉豈斯道之尼有甚於反袂筮遯之世而然歟嗚
呼痛哉先生在途聞 坤極之傾痛哭絕食告訣權
遂菴尚夏曰學問當主朱子事業遵 孝廟遺志而
恐痛舍寃迫不得已八字傳授勿失可也朱子臨終
詔門人一直字吾言亦不外此時先生不食已累日
氣漸微愈自整飭屢促宣藥曰一息垂絕恐未及受
命前一日白氣經天是夜奎星隕赤光貫屋越六年
甲戌 上大悟特復官賜謚文正先生諱時烈字英
甫恩津人 萬曆丁未生 孝廟有大志延登儒碩
首加旌招契合昭融 上薨退去屢拜相職終不起
肅宗初元以壬人言竄于海及還尊禮益至已而
世道壞亂百怪駢作而先生卒被大禍嗚呼尚忍言
哉是縣有先生院宇以遺躅之在也南之人士謂此
舊址亦不可無識遂合謀具石而要宜顯文以叙之
識昧文拙不敢曼衍爲說謹記先生臨命時事以奉
告後之過此地者縣人任漢一李厚眞始終先生事
甚勤其義俱可尚並記下方俾不至泯滅云

三川書院廟庭碑

全羅道龍潭縣有三川書院以祀顏子兩程子朱子

暨諸葛武侯夫諸路州縣各有鄉校祀孔聖而顏程朱四夫子實配侑焉既不合疊祀且古來英賢亦衆矣又曷爲獨祀武侯也蓋是縣之北有所謂顏子洞南有程子川西有朱子川而卧龍巖居其中原初命名之義今不可詳而山川巖洞皆與昔賢姓字稱號恰恰符合事固奇衣被光榮亦大則祀不爲無稽然縣在深峽習俗椎朴守宰又無好事而表章之者歷久載而一任蕪沒識者恨之　顯宗七年丙午南陽洪侯錫爲縣令侯嗜儒篤古之士也慨然興慕倣晦翁南康故事倡起邑諸生建祠于縣治龍淵之上顏程朱四夫子祀東武侯祀西以翌年六月丁丑行釋菜禮尤菴宋先生爲文而記之於是邑中稍以縫掖名者咸思自奮頗砥礪名行駸駸然進於學侯之嘉惠潭人多矣後二十餘年方伯守宰有仇嫉尤菴者移怒昔賢撤罷其享祠當是時栗牛兩賢見黜文廟則茲院之厄固其勢也一方士論憤鬱而不敢言歲之甲戌世道大來治教一新先君子忠正公長禮部因邑士疏籲亟請復享宣額　上許之簷楣煥然觀瞻聳動噫平陂往復之幾有國之所不免於此一事亦足以徵其變矣今縣令魚君有璜諗于多士圖樹

石紀蹟表誄後來而以不佞爲先君子牛馬走馳書請識不佞再拜而復曰先君子之在禮部也中外章牘之下本部者幾乎充棟而先君子獨先取此而覆奏之蓋慨世趨之不常而憫俗尚之漸涔思欲因是振勵而鼓作之也其亦衰世之意也今時比前時又加遠矣儒服弊地義理愈晦泯泯棼棼無復可論而魚君之事適在斯會其義良足感人余烏可無一言以發揮其美哉遂不辭而爲之書

花浦先生遺墟碑

花浦洪先生以下國陪臣爲 皇明抗節虜庭殺身而弗顧天下誦其義其在我國慕仰褒崇不待言矣先生降生于榮川郡其地今爲順興府舊居室屋毀圮無存後人爲立小表於遺墟過者無不瞻敬而所記只是數字又將歲久磨滅先生孫僉知禹錫慨然傷之爲易石以竪石面刻砥柱中流四大字以宜顯忝在瀰甥之列使記其後宜顯惟不文固無以效拙且念先生節義如日星山岳夫人皆知之又有宋文正所撰碣若傳將傳之悠久而弗泯其何敢更贅一言惟是所刻四字於先生樹立可謂允愜而善形容矣後之欲知先生者求之於此足矣先生南陽人諱

翼漢宇伯升　萬曆丙戌生　天啓甲子擢文科壯元仕止司憲府掌令其殉節之歲　崇禎丁丑也朝廷累贈議政府領議政賜謚忠正公有文集五卷行于世是爲記

睡翁宋公紀事碑

睡翁宋公在光海斁倫之日以新進士立奇節清陰金先生銘其碣稱道甚備後以男尤菴先生官高推恩贈爵準格竪豐碑尤菴文以識之　肅宗末年臺臣建言宋其節義實與宋朱議郎松紹與斥和事同其篤生賢哲紹承聖統亦同宜遵宋朝褒崇例特賜榮諡　上亟是之下其章儀曹屬　上寢疾未覆奏至今　上丙午筵臣以前事白遂命賜謚如　先朝指大常以景獻上守義不屈曰景嚮忠內德曰獻奉教可維月若日吏部郎金龍慶宣命於是乎公之德烈昭揭宇宙而益彰　聖朝追報之典克媲前昔而無遺憾矣公諸孫謂茲事不可不詳載且公膺領議政加贈在竪碑之後亦宜并記乃以命宜顯辭不獲敢略敘如右而若其羣行細大有原刻在

欽差都司吳公宗道江華府去思碑陰記

萬曆壬辰倭虜寇我邦　天子大發兵以救之石樓

吳公以欽差官來勞勤茂著及丁酉倭再逞公又屬
邢軍門仍統水兵久住江華撫綏島衆一境安堵暨
撤師還朝父老咸有無以公歸之慕紀蹟貞珉以期
無泐今過百有餘年文字剝缺苔蘚被之幾不能辨
留後俞君拓基不勝慨然爲之磨洗剜剔仍要余記
其陰噫自壬辰以來才閱數紀戎醜泯夏滄桑倏變
天下事更無可言而此府又經丁丑之搶冠裳已倒
世界至此　中朝文物遂不可復覩矣今留後君欲
假荒墟斷石以寓釜鬻黍苗之感其意絕可悲余又
烏得無一言哉遂掩涕而書之吳公字汝行浙江紹
興府人由武舉出身素以韜略名云

陶谷集卷之十二